

記者  
手記生活好了，  
為何還要學習焦裕祿？

翻看「小戲骨」系列，過去兩年相繼推出的《洪湖赤衛隊》、《白毛女》、《焦裕祿》等紅色經典。在開拍之初，小演員在理解人物故事時，就曾對導演組提出反問：演紅色經典有何意義？潘禮平記憶深刻的是在拍《焦裕祿》時，當時有小孩覺得：「我現在生活這麼好為什麼還要學焦裕祿？」

為了讓孩子更好地理解人物魅力和精神，潘禮平和他的導演組團隊會和小演員們不斷闡述一個觀點，即：「國家再發達還有貧困的地方，哪怕將來自己國家沒有貧困了，世界上還有貧困；再或者哪怕有一天人類擺脫貧困，動物界也還有貧困。所以每個人要去關愛社會、要去做善事、要去為世界奉獻的這個精神永遠不過時」。

在這樣的意識灌輸中，不斷讓孩子們了解這些過去的背景和現實的意義，表演起來才能發自內心地進入角色。潘禮平說，做小戲骨的初衷，就不是為了培養童星。

此前，潘禮平看過了太多的小孩子，天生喜歡看所謂洋氣的東西，與中國傳統文化隔絕很深。如今《小戲骨》的自發走紅，這樣的表達方式受到許多一家老小的歡迎。外界不少評論熱議「小戲骨」系列的最大意義在於，現在的小朋友對這種民族的、傳統的文化經典在投入更大更廣泛的興趣，大人家長們對傳統文化的熱情也在回溫。

親歷湖南衛視崛起20年  
「怪才」曾被評離經叛道

提起湖南衛視過去20年電視改革的「黃金時代」，眾人對「電視湘軍」讚譽不斷的時分，也好奇他們的魄力之源。在許多電視製作人同行眼中，被時任湖南台台長魏文彬讚譽為「怪才」的潘禮平，其「離經叛道」的電視行為，常被外人道。

1986年，非專業出身的潘禮平因為街坊鄰居口中的一句：「當記者有社會地位」。在分配到湖南廣播電視廳的一家單位後，初生牛犢不怕虎敲開了台裡領導辦公室的門，毛遂自薦了一番。潘禮平回憶說，那個時候的湖南台缺人才，台長魏文彬力圖改革創新，也敢於用人才，給予改革的創新空間和自由。

當時社會上的新聞報道都是規規矩矩的「八股文」。對此，潘禮平嗤之以鼻。一次，湖南某鄉下農民慶祝棉花豐收的採訪，潘禮平首提：「這個鄉的農民搞了一個棉花節。」當時，「某某節」的概念尚未盛行，領導批評潘禮平自創詞，沒規矩，卻恰巧碰到魏文彬在現場。聽到「棉花節」這個新詞，魏文彬大加讚賞。自此，魏文彬也常為潘禮平的「沒規矩」稿件保駕護航。魏文彬曾說，「怪才」潘禮平，就是被他圈出來的。

大約從1993年到2008年的15年間，潘禮平接手了湖南台的《新聞聯播》、《鄉村發現》以及《晚間新聞》，後面兩檔節目更是成為行業標杆，節目經典案例至今在電視圈盛傳。

做《新聞聯播》時，「用病句」成為潘禮平常遭遇「標籤化」的調侃。最終一次，他主張改擬了一個「某某參加省婦聯開會」的標題。在他看來，老百姓們不會文錫錫地說：「某某參加省婦聯會議」。當時新聞的主人公是一位副省長，潘禮平不僅沒有點出其職務，同一句話中還用到了「參加」和「開會」兩個動詞，極不符合語法規範。

這個標題過後，潘禮平最終被調去電視台最偏僻的電教部。也是在這個期間，一檔主講「農業、農村、農民」的節目《鄉村發現》開始孕育而出。這檔節目改變傳統採訪模式，將主持人從鏡頭外搬進鏡頭內，走進農村、與農民面對面，可謂是農村版的奇聞趣事。節目憑藉趣味性擁有很濃厚的觀眾緣，拿遍內地的新聞獎。

在這個開放的電視製作環境中，湖南台也迎來了改革創新。其間，一檔《晚間新聞》破局當時的新聞播報套路。拒絕主持人用播音腔，改為「嘮家常」的口吻來說新聞。耳目一新的播報行徑，最初也讓科班出身的主持人李銳、張丹丹質疑不斷。更讓主持人抓狂的還有稿件中不斷湧現的語句毛病。

找到潘禮平理論，回應只有一個，即：「就照這個說。」從《晚間新聞》成為電視名嘴的張丹丹感言：「節目和潘禮平一樣，平常中透着點機智，一開始不太被人理解，但漸漸會發現這背後的真誠力量。」

縱觀潘禮平過往的製作履歷，他所領導的團隊也成為許多行業人才的「黃埔軍校」。諸如，熱門節目《歌手》總導演洪濤、《爸爸去哪兒》的總導演謝滌葵、《一年級》總導演徐晴曾經都在他的團隊，如今卻都成為內地電視節目製作的中流砥柱。

「帶路」青年來取經，  
避開熱點分享初心

前不久，潘禮平在湖南長沙給來自「一帶一路」國家的海外青年，講述自己的電視製作故事。當海外青年人好奇他的小戲骨系列製作時，潘禮平卻以更多的篇幅講述了一檔叫做《心得樂》的慈善節目。《心得樂》是小戲骨系列，潘禮平原創的慈善直播節目。在外界盛讚他的小戲骨作品時，他卻毫不扭捏地表示：「《心得樂》是我近年最得意的作品」。

這個節目的面世，源於紅十字郭美美事件帶來的諸多負面影響，外界對所有的公益慈善喪失了基本的信任。如何讓社會上真正的愛心善舉不被辜負，潘禮平也趕在當今的潮流前，玩起了「直播」形式，將鏡頭對準貧困人群最真實的生活現狀，捨棄解說詞的悲情渲染。

為了更加直接回應社會的質疑，潘禮平組織一批社會愛心人士到了貧困群眾家中。用「家訪」這個面對面幫扶的形式，破解一切懷疑。在這個慈善捐助互動中，許多真情實意的片刻感動了許多電視機外的觀眾。最高紀錄是，一天之內接到兩三百個資助電話，一天善款多達2,000多萬。

縱觀內地如今的綜藝製作，大明星、大製作、海外購買版權成為標配，潘禮平往往能夠反其道而行之，用較少的預算，有限的人力創造自己職業生涯中一個又一個「爆款」節目。

當行內人士熱議潘禮平的「非主流」方式時，潘禮平在每一個空檔，總習慣回到湖南鄉下的農村。他會叮囑來他這裡取經、有志於向電視行業發展的海外外年輕人，一個電視人要有基本的價值觀，該有的真心和初心保持不變，不論在哪個位置，做出的節目才有可能獲得「民」心。



小演員們喜歡和總導演聊天互動

時隔30年，一群「00後」撐起的《紅樓夢之劉姥姥進大觀園》為內地熒屏提氣，不少觀眾讚歎，經典回潮，更引發了「87版」《紅樓夢》的再度回溫以及紙質書本的熱銷。在好評如潮中，小戲骨的演技讓不少網友驚歎：「簡直是87版《紅樓夢》的返老還童。」

小戲骨系列的多部作品更口碑相傳到了海外，讚譽連連。作為小戲骨系列總導演的潘禮平則顯得波瀾不驚。過去兩年來，從決定選用「小孩演大人」的試驗片起，潘禮平便着眼於傳統文化經典，翻拍10來部小戲骨系列劇集。在他看來，傳統文化經典之所以能成為經典，是大浪淘沙始見金，能流傳千百年不衰的經典承載着正能量，是中華民族精神符號的鍍金名片。潘禮平信心滿滿告訴記者，中國傳統文化寶庫可待挖掘的經典文化可謂取之不盡，「小戲骨」系列有信心成為電視熒屏的「百年老店」，給予年輕一代更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養分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



潘禮平給小演員們講戲



小戲骨《紅樓夢之劉姥姥進大觀園》黛玉葬花劇照

兩年前，「小戲骨」團隊的誕生，源於潘禮平一個節目製作帶來的靈感。

在潘禮平此前製作的一檔《農民故事會》的節目中，就一個農民打官司如何更好地吸引外界的目光。潘禮平自有他的「神來之筆」，在他的設置下，鄉土氣息濃厚的農民卻一本正經地像官員一樣「做報告」來講話。這種「反差萌」讓他覺得很有意思，於是有了《農民故事會》的火爆收視率。

用反差來呈現出「日常生活中的趣味」，是潘禮平20多年電視製作的拿手好戲。

當社會上一致批判小鮮肉演技時，潘禮平也是在靈機一動中，想到要用真正的「小鮮肉」來認真演一齣戲，給出自己的態度。最初，團隊組建也只敢試演一個片段，來進行「試水」可行性。當拍攝結束，潘禮平和團隊發現小演員們有點那個「味道」來，便開足馬力試拍《焦裕祿》等紅色經典。

## 看見底層人物

隨著演員庫和團隊擴大，《白蛇傳》、《三國》等經典翻拍也進入視野。然而，當導演組提議翻拍《紅樓夢》時，潘禮平一開始並不同意，直到團隊交出「劉姥姥進大觀園」片段，他才拍板開拍。

他認為，脫貧攻堅戰還在如火如荼展開的時候，小戲骨截取劉姥姥這一段來敘事。其中一個重要的意義，就是希望社會更多人要去看得見窮人，看得起窮人。

潘禮平在思考的時候，習慣圍繞着自己的辦公桌來回踱步，想到了正確的表達方式前，他會習慣性地用手在辦公桌上划拳。



《小戲骨放開那三國》片場，潘禮平會不時和上妝的小演員們互動交流。

在湖南大山深處長大的潘禮平，如今的朋友圈可謂星光熠熠，不乏許多電視名人以及各行業精英，但最常互動的還是從小在大山里長大的夥伴。他自我剖析認為，能夠返璞歸真，也能給聆聽到基層最真實的聲音。

在潘禮平理解來看，《紅樓夢》裡面的劉姥姥是一個很窮的底層人物，到了大觀園後，這個所謂的上流社會的圈子裡，有的人對劉姥姥有惻隱之心，會伸出援助之手；有的可能更多的是譏笑她、嘲笑她，當一個笑話來看。然而時局變遷，紅樓成為一夢，富人就此落魄，瞬間也能變為窮人。

過去二十多年的工作中，潘禮平見證了中國內地電視發展的風雲變化，接觸採訪過形形色色的社會角色。他的個人經驗告訴他，很多事情都在做循環運動，例如窮、富、苦、甜。作為一個富人，衣食無憂的時候要看得見窮人，同時要看得起窮人，多去做一點善事，對社會擁有責任感。

## 學原著、讀劇本，練身段

眾所周知，87版《紅樓夢》的演員們歷時3年打磨，精讀原著走入每一個角色中，才塑造出時代經典。珠玉在前，當「小戲骨」們挑戰經典，把自己的角色演繹得活靈活現。例如，哭得梨花帶雨的黛玉，溫潤練達的寶釵，潑辣精明的王熙鳳，每一個角色都讓觀眾感歎：「未來中國電視不愁戲骨了」。同時，外界也開始好奇小戲骨是如何養成的。

小戲骨版《紅樓夢》中的小演員們平均年齡只有十歲左右。如何給小孩子講戲，潘禮平和他的團隊早就摸索出了一套「培訓寶典」。潘禮平透露，玉不雕琢不成器，選拔出了「好苗子」，在培訓時，也絲毫馬虎不得。



小戲骨的演技令人驚歎，「87版」珠玉在前，觀眾忍不住拿來對比。

時隔三十年《紅樓夢》返老還童  
小戲骨系列可做「百年老店」

潘禮平很有孩子緣，平時小演員們親切稱他一聲「潘伯伯」。